

# 外来词音节语素化构词及类词缀发展趋势剖析

谢明镜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传播系,四川 遂宁 629000)\*

**摘要:**外来词的音节语素化现象是外来词汉化的典型特征,也是研究外来词汉化现象的又一重要途径。外来词音节语素化后大量构造新词,同时也进一步汉化,加快了外来词的全民常用性进程。在构造新词的动态过程中,很多语素化的音节有实在语义的同时又出现了能产、构词定位、具有类义功能的特点,这种特点让音节化的语素朝着类词缀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音节语素化;构造新词;类词缀

**doi:**10.3969/j.issn.2095-5642.2017.06.057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5642(2017)06-0057-04

## 一、音节语素化现象初识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语音语义结合体,音节是说话时能自然感受到的最小语音片段,一个表义的语素可以由一个或多个音节构成,在音节与语素之间存在一种现象——音节语素化,这一现象多年以前就有学者注意到了,研究音节语素化的学者也有不少,林汉达先生最早关注音节语素化这个问题,他也更多地研究了汉语连绵词中的这一现象,他在1955年出版的《汉语的词儿和拼写法》一书中说:“(连绵词)音节不能拆开的,即使被迫拆开,至少有一个音节是不能独用的。”<sup>[1]</sup>也就是说拆开若另一个音节存在表意的可能,能单独使用,那么这个音节就具有了语素义。邵敬敏在2001年出版的《现代汉语通论》一书中提到:“这些音节似乎可以替代整个词语,也好像获得了某种意义。”<sup>[2]</sup>换言之,就是这些不表义的音节已经成为了表义的语素。俞理明在《汉语缩略研究》一书中谈到“缩略代表形式的选用”时提到有一类“以非词素音节为基础的缩略”,用了一些例子论证了缩略形式可能采用的非词素音节,他所说到的非词素音节缩略的结果,其实质就是音节的语素化。因此,所谓的音节语素化现象就是指在词语发展的过程中,只表音的音节演变为了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语素,获得了能参与构词的语素资格。比如,“蟾蜍”的“蟾”获得语素资格后代表整个“蟾蜍”的意义构造出“蟾宫”、“蟾酥”等词;现代汉语外来词“巴士”的“巴”也构造出“大巴”、“小巴”等词;古代汉语外来词“禅那”(梵文)的“禅”语素化后构造出“禅房”、“禅院”等词。看来,音节语素化现象是汉语词汇从古至今本来就有的典型特征。

语言的接触产生了外来词,外来词的借入和发展受到汉语的制约和影响,在构词等方面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这就是汉语词汇学中谈到的“汉化”。汉化的方法和表现形式很多,比如外来词中音译词向着意译词的转变,从盘尼西林到青霉素,从梵阿铃到小提琴,其中意译词“青霉素”“小提琴”是汉化程度最深的,是汉化的典型代表。外来词在历史发展的动态进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汉化途径,就是大量参与构词,这就不得不说到外来词的音节语素化现象了。

\* 收稿日期:2017-02-07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2016年人文社科省立课题“外来词的‘汉化’和汉语词的‘外化’研究”(16SB029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明镜(1981—),女,四川遂宁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 二、外来词音节语素化后的构词方式

首先,来看看以下的例子。

美利坚(America)→美 美国、美钞、美元、美金、留美

撒切尔→撒夫人

伏特→伏 瓦特→瓦 牛顿→牛

咖啡→咖 奶咖、酒咖、热咖

.....

不难看出,不管是外来的地名、人名、计量单位和普通的外来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外来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后,某一个音节可以作为一个独立而有意义的语素植根汉语,活跃在汉语词汇里,要么成为能独立运用的自由语素,要么作为半自由语素大量构造新词。

总的说来,参与构造新词的方式可以总结成以下两类:

### (一)缩简型语素构词<sup>[3]</sup>

提取一个音节,让它获得语素资格,代表整个词的意义参与构词。如,莎士比亚“Shakespeare”(莎翁)、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以前的那个纯音译词结构形式上缩略简化了,而整个词的词义保存稳固了下来。

缩简型语素可以大量参与构词,如:

“巴士”→“巴”→“小巴、中巴、大巴.....”

“奥林匹克”→“奥”→“奥运会、奥数、奥校、奥赛、奥运村、奥委会.....”

“迪斯科”→“迪”→“迪吧、蹦迪、迪厅.....”

可以看见,这些例子中的音节不仅代表了整个外来词意义,而且为汉语词汇系统增添了更多的新成员。

### (二)自创型语素构词

自创型语素构词是指在汉化的过程中,语素化后的音节已经不代表整个外来词的意义参与构词,要么是由原有意义在范围上的扩大,要么是推延出来的引申义或泛化义,要么还可能和原有意义不同,甚至相去甚远。总的来说,就是利用自身与汉语相通的意义在原有意义的基础上自创新词<sup>[4]</sup>。

例如:

“的士”→“的”→“打的、的哥、摩的、面的.....”

“的士”(taxi)是典型的外来音译词,被吸收进汉语后“的”作为构词语素,代表整个词构造出了“打的、的哥、的姐.....”等新词。这属于缩简型语素构词。后来,随着“的”意义范围扩大,发展出了新的意义,不仅仅是出租汽车,而且还指可供出租用的所有交通工具。如面的、摩的、马的等词。其中最有趣和特殊的是这个“摩的”,这是两个音节在各自的外来词里语素化后组合在一起的新词,这种组合现象目前较少,比如“迪吧”“坦模”也是这种类型。再如“吧”。

“酒吧”→“吧”→“茶吧、氧吧、养吧、贴吧.....”

“吧”代表“酒吧”参与构词,如“吧台”“吧女”,后来“吧”的意义在汉化过程中变化为泛指一些娱乐休闲购物场所,衍生出“茶吧”、“书吧”、“话吧”、“网吧”、“氧吧”等等,再后来,一种在线交流平台“贴吧”诞生,“贴吧”让那些对同一个话题感兴趣的人们聚集于网络空间,展开交流和互相帮助,这时的“吧”是原有意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又一个引申义。前两年世界杯开赛期间,一些报刊还推出了以“踢吧”为名的专栏,这里的“吧”指“报刊中专门登载某类稿件的栏目”,看来,意义引申泛化后的构词,更具有能产性。

除了这两种典型的语素化构词,在汉语语境的言语社团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字母词语素化”<sup>[5]</sup>。字母词是指汉语中的字母词,包括纯西文字母词或西文和汉字混合组成的字母词。外来词里的字母词音节语素化后,构造出新词,并且大多运用在口语交际中。例如,从“卡拉OK”到“K歌”,从“E-mail”到“现在就E你!”从“上QQ聊天”到“Q我”等等,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交流中,我们提取字母词里的某个字

母时,已经把其当自由语素来用了。

现代汉语以双音节为主,一个新词(包括外来词)一旦被人们接受,新词里的某个音节不管是语素还是仅是音节,都不自觉地代表整个词参与构成更多的以双音节为主的新词。外来词的音节语素化满足了人们运用语言时的求简心理,在构造新词的同时也进一步汉化,加快了外来词的全民常用性进程。

可以看出,通过以上几种类型构造新词,显示出外来成分渗透进汉语的构词能力和汉语为“扩大内需”对外来词的接受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外来词音节都能获取语素资格,有些词如歌斯底里(hysteria)、马赛克(mosaic)、卡哇伊(かわいい)等,目前这些词都是不产性外来词。随着外来词在汉语的运用频率的提高和范围的扩大,这些词中的某个音节或许将来会被语素化。当然也有语素化后构词能力不强的,如计量单位欧姆、牛顿语素化后分别为“欧”、“牛”,它们不能与其他语素组合成新词,但可以当成自由语素使用,独立成词。

### 三、语素化的类词缀发展趋势

很多学者在研究语素化现象时,或研究该现象对汉语的影响,或整合归类,或研究语素化后意义的发展演变,或用汉语文化语言剖析阐释这一现象。总的说来,就是外来词受到汉语的影响,音节语素化后,参与构词,进一步稳固了外来词的地位,同时也加快了外来词汉化的进程。然而,若再深入剖析下去,语素化大量构词后,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在现代汉语里,语素按照意义的虚实可以分为词根语素和词缀语素,在词根和词缀语素之间还存在着一种语素,其语义透明度比词缀高,但比词根低;构词时位置固定,且具有类推的作用,在固定的位置上大量产词。例如“族”,“族”是个多义词,在“指具有某种共性的一大类事物或人”这个意义上构词定位且能产,如暴走族、绿卡族、打工族、追星族、炒股族……这样的“族”既保持了实词的特点,又因为构词对目标词根的依附程度和粘着的特点,让“族”处于了词根和词缀之间,有学者认为,这类语素可以使我们自觉地运用构词规律创造新词,因此把它们叫做类词缀语素。

外来词语素化后就构词能力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语素化后能独立运用,如音译的计量单位安培(安)等;第二,语素化后能构词但构词位置不固定,如“奥林匹克”(奥数、奥赛、申奥),再如“苏维埃”(苏区,中苏)等等,其构词可前可后;第三,语素化后大量构词构词位置固定,请看以下例子:

“啤酒”→“啤”→扎啤、生啤、鲜啤、干啤、果啤……

“模特儿”→“模”→名模、超模、手模、车模、坦模……

“酒吧”→“吧”→网吧、氧吧、养吧、书吧……

“黑客”→“客”→搜客、秀客、问客、试客、租客、拼客、冲客……

“水门事件”→“门”→艳照门、秋裤门、拉票门、返航门、白水门……

第三种情况的外来词的音节成为语素后,在某一固定的位置上,以同一范畴的意义使用的次数多、范围广,不停地创造新词,具有能产性。大量构词后,这些语素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意义,然而意义又有所扩大,词义泛化的同时也逐渐虚化,这些特点都与类词缀不谋而合。若这样的特性长期保持下去,这类外来词语素化后的音节会呈现出汉语里类词缀的发展趋势。

不过,这其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情况:“的士”是源于英语(taxi)的音译词,语素化后“的”代表整个意义参与构词,如“板儿的”“面的”“夏利的”“奔驰的”“摩的”……“的”的词义得以泛化,有明显的类词缀特点。但“的”在一些特定语境中构词又处于了前面,如“的哥、的姐”,还没达到完全的定位,因此,我们认为,“的”还没有成为类词缀,正处在语素向类词缀的发展过程当中,这种情况的还有“秀、迪”等等。

### 四、结语

从外来词到外来词音节语素化再到构成新词是外来词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哪一个音节被语素化这不仅受到汉语词汇系统和言语交际的制约,也是人们认识外来文化特质的反映;另一

方面,外来词在汉语里生成新词的能力越强,汉化的程度就越深,也只有这样,外来词才能被普遍接受、普遍运用,达到在运用时已然不知是外来还是本土的最佳状态。因此可以说,外来词音节语素化在丰富汉语词汇的同时也是外来词汉化的典型特征,也是研究外来词汉化现象的又一重要途径。

外来词音节语素化后,一批构词位置固定的非自由语素,向着类词缀的方向发展,而反过来,语言的接触,又让外来词的内部构词形态影响和促进着现代汉语中类词缀的生成。现代汉语中有一部分类词缀是属于他源性的。如“超、反、多、不、准、泛、亲、副、感”<sup>[6]</sup>等类词缀是英语类词缀在翻译时在汉语中找到的对应的表达方式,让这些汉语语素既增加了词汇意义,又具备了类词缀的用法,同时大量构词最终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外来词和汉语词在接触中互相影响,其实质是外来词的汉化和汉语词的外化始终保持力量抗衡的体现。

### 参考文献:

- [1] 林汉达.汉语的词儿和拼写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5:63.
- [2] 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48.
- [3] 魏慧萍.汉语外来词素初探[J].汉语学习,2002,24(1):23-26.
- [4] 谢明镜.论汉语外来词生成新词及汉化的典型认知方式[J].宜春学院学报,2016,38(5):92-94.
- [5] 徐婷婷.音节语素化后的语素义变化探析[J].现代语文,2010,21(2):62-63.
- [6] 贾泽林,等.现代汉语类词缀的形成及与外来词的关系探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8(2):54-60.

## Analysis on the Formation of Word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the Affix in Loanwords

XIE Ming-jing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uining 629000, China)

**Abstract:** The syllable morpheme phenomenon of loanwords is a typical feature of Chinese loanwords and it is also another important way to study Chinglish. A large number of new words are constructed after the morpheme of loanwords is changed. Meanwhile, they are further domesticated, which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the national commonality of loanwords. I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of new words, many morpheme syllables have real semantics, but having the features of energy production, positioning of word formation, and function of word thesaurus, which make syllable morphemes develop towards affixes.

**Key words:** syllable morpheme; construction of new words; affixoid

(责任编辑:赵 华 责任校对:罗 布)